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十二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
固其存盛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
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
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

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
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
我顯祖用膺推戴焜燿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
其業皇宋將啟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
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禀朔獻地
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
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
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彛倫率循先志奉烝

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苟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困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懐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

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夷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殁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

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頴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嘗以為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别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

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絶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猒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宫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茫茫禹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旣作我知所歸終日靡倦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蝇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亙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心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裶裶驅

素虬兮遲遲即隧路兮徒返塋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癸居四十五年歲已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塟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塟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社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塟先臣之属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

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栁宫姓爲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閑爲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閑與閏我母萬年君愛猶已子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

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曰上手柢面聽奉我皇考誡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户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即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為不孝事柢閑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已私為言上不善

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誡之深辭旨穆毋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去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毋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惸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嚱過此兮毋曷為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来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筳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穸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筳也葢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筳其先必惑筳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筳者多矣生能筳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

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来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禄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令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而節損以立衣食諸来從之户初雖貧

極者居久而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葢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殁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葢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

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塋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

而葬順禮之軌旣合旣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略陜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

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

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
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
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
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
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
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奬之屬羌愛服皆
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
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

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
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逮
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
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
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令
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
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
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

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盆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

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崛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氷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

會大雪謂君必不来方坦臥帳中已至䖏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僣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劵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来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

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𨚫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其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緜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

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比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

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塟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啟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

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
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
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
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
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
涇陽有里胥王知讜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
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
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

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汙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

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寛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産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詰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

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許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擢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

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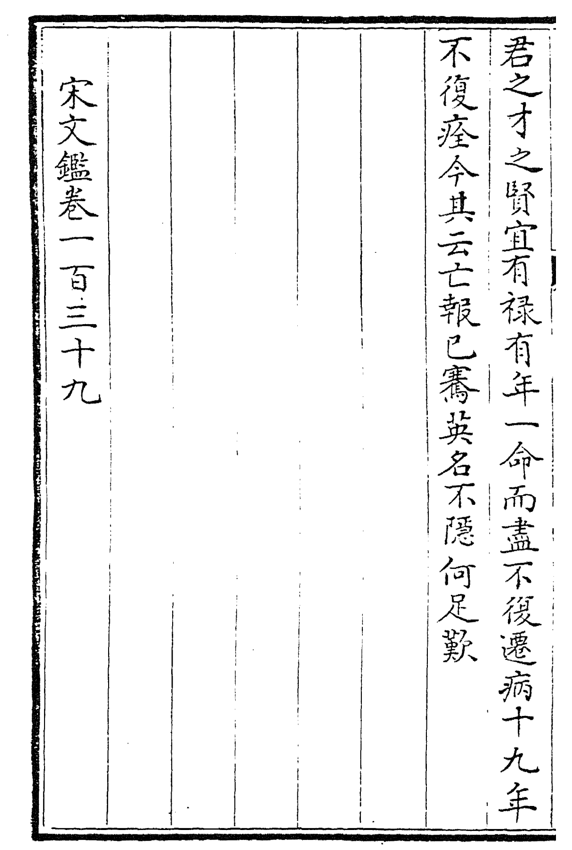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閒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

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為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尚未冠輙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乆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為諸郡倡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鈎微擿隱悉得其良驁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偪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

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
譊罷知政事君亦逡巡於仕進閒從公之鄧㬥得疾昏
不省事廢卧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
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
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䘏如君病昏身已棄而
尚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
兹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
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縱尚節行事父母

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為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斃為跛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即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殳早亡純仁謀歸窆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


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盡不復遷病十九年
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酬英名不隱何足歎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

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髙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髙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歴二年樞密

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
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
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哭弔賻治其喪於
是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
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
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
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
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

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畢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慱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

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

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從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

而布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
夢升素剛不茍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
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
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
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者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

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嵗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

副使從監均州酒税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
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賔客言終不及
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
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君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
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
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
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
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

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

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

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

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隮羗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

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

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

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修明願得
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
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堯臣為宜亦不報聖
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
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
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

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葢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難不屐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甞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

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

未筮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

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

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
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
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
哀其志先生直講歳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歳餘始去太學通
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歴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
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
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餒不自

勝令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熖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

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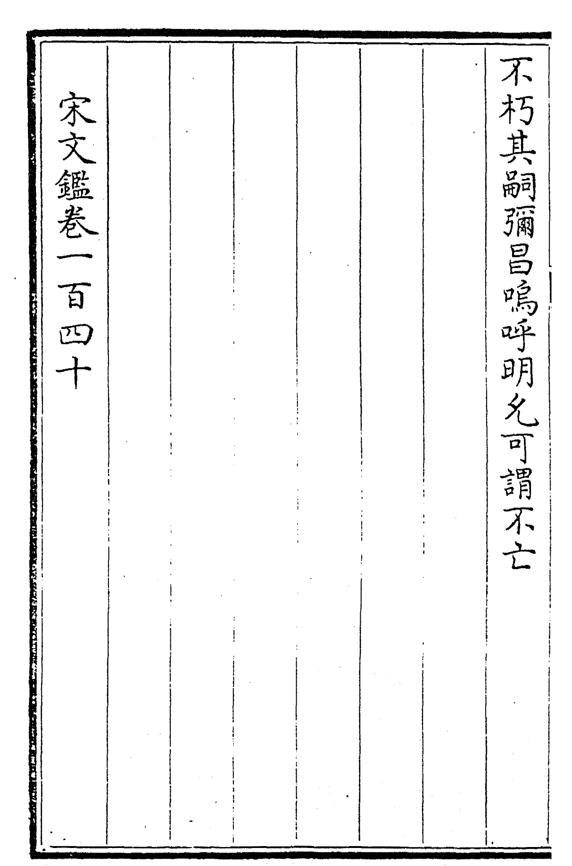
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竦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户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葢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

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謚法

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㫖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



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

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于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

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悦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也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没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

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恐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覊丱能言長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笏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為豪英晦之敝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真聖諒闇未即聽政責

有司精覆計偕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鋭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為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為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為洪範王覇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慭寘六經反為外典故因事見文為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跆云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人為本府雅聞晦之為言於

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招信縣淮島傖雜馮戾禨巫晦之剪除傍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真州榷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巳報會遘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獝獨大謬不然者邪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甓既窆下土實之

曰千歲後無為狐兎宅不亦善乎荆人髙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晦之即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来南以歲之不易乆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襄幟柳以其月日祔堋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為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為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義然

諾且少相友善故衰狀丏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
曠才章兮懿淳孝至膴仕兮難老壽弗予兮孰天道蹇
皇皇兮晩獲伸發吾懷兮露珎甫半道兮摧華輪倚廬
空兮無家嗣從藁殯兮二紀夢煢煢兮何所止彼戚友
兮義弗違奉輤柩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
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

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
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巽城縣
徙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
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
所避兖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
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衞不可不嚴公主
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
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

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
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
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内侍
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
其徒間構兩宫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宫書
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
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宫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黙
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

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令
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
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諆不
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
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
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
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
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
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勑告納上前曰臣言不
效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
不下還其勑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
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罷上不得已聽以本官
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
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

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

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宫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熈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貲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覲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

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茍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顚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

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

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瘞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否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淅荆

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佗日令始至大猾吏輙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事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

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徼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石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

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譖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劔也鑄錢嵗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

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塟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塟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令袝以塟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黄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塟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士竊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痒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

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

葢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懐敏之敗邉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輙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

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獘大家數十君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熈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

氏又娶清河甚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彦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楊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塟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

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寘寘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

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輙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

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

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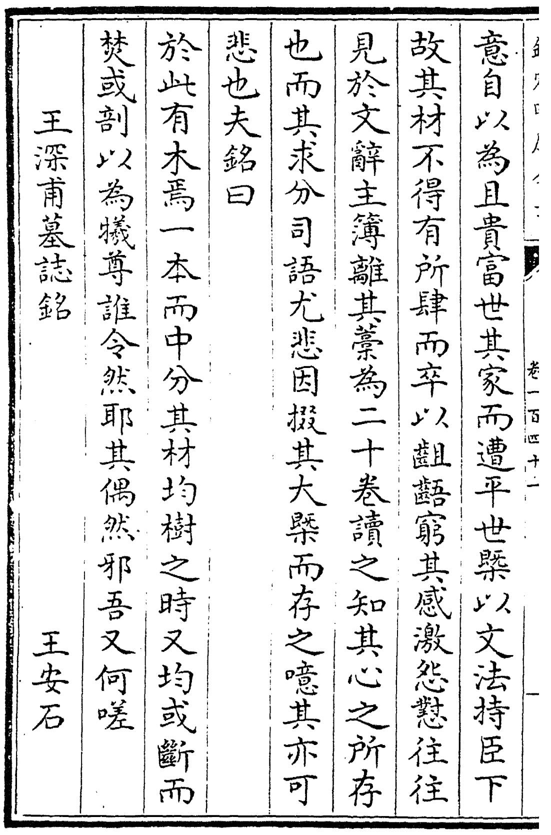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税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又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覊居

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
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嘗
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取一日之效以卒事陛
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
人以見困阨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
終無以報盛徳其心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
無田園以歸無强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
為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令

當為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幼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塟有日使来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



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藳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

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没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

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
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
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
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
部塋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
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輙辭以養母
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

用薦者以為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其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其年某月某日塟深父其縣其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益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一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塟至江山江山之老幼相携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禄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

贈光禄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塋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塋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𡌴

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禄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

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
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𣇈塟先生
於尭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
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
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
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
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
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益先生孝弟忠信無求

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殆非有得於内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賢而處者葢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没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葢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

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歴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殁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葢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

其官舜賔其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罷子愉孫隆名極位世世茍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

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
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
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人者得以其義貫
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
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
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
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
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益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

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塟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塟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别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為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

豐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葢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謾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阨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

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

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毖辭若遵律盛哉嶶名後宜闡

刻銘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吴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科歷宣州旌
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
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
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英宗實録院檢討官直
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
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
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内銓兼判
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㓜孤家

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厲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别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故名動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吏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封以慈恕簡静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

顯為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𧷤然迹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

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塟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塟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塟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甞為

僚相善其且殁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来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刻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塋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塋在父之左將塋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叙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旦旦生諱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

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思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塋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于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熙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俢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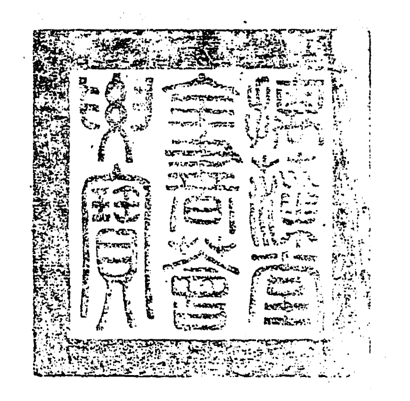
君諱其字其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其考諱其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

恩即其家得爲太子右淸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
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
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勲武騎尉益密州觀察使
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益君之姪
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寛然長者也其事父
兄能力以嚴睦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
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
顧惜意隣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

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晼曰時孫八人曰泂曰溱曰沂曰淑曰濯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泂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葢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維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媚于林[illegible]蘊于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illegible]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為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强記過絶人户部侍郎彭公

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茇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

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贄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贄怒不從先生曰公自

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為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為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孤煢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鬬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為民

患先生襄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知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為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

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荆公為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不當及功利入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責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

尚德之風寖衰則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
言旣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
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
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還
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
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怙勢淩蔑州郡欲盡取
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
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

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横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横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

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

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頼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隣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已内侍都知

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
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
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
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
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
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
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
千頃往往持累世劵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税作租許賣

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
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
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仕者當以仁厚
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
命遂去之他邑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
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
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
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恩改承

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晌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

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
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
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
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
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顥正叔樂道不仕
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内雍肅如禮家
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游先
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

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葢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内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誌銘　陳繹

河南邵尭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為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尭夫游知尭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

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别封燕世為燕人不絶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衛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為儒者早卒君生衛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下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

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遽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没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為浮屠事以瀆吾死惟擇高塏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絶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為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生子雍即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氏

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　軾

熈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盎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茍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

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没非予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

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廓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其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助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

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獘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

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並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園後謂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

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虚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賢者顯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熈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寛容言事

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宫中此天下之

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
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
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
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䟽
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
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
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
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

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

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
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起居注除知制
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
每因事及之兾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
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
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
兼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兼仁
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

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

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勑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勑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

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

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駮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

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娱客至輙置酒

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振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輙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禄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

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畀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宫公仲

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

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宫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加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

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閲三世皆以
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
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
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
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
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
不克婚塟者輙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儆居陋
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

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
吾兒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
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
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
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
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
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
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録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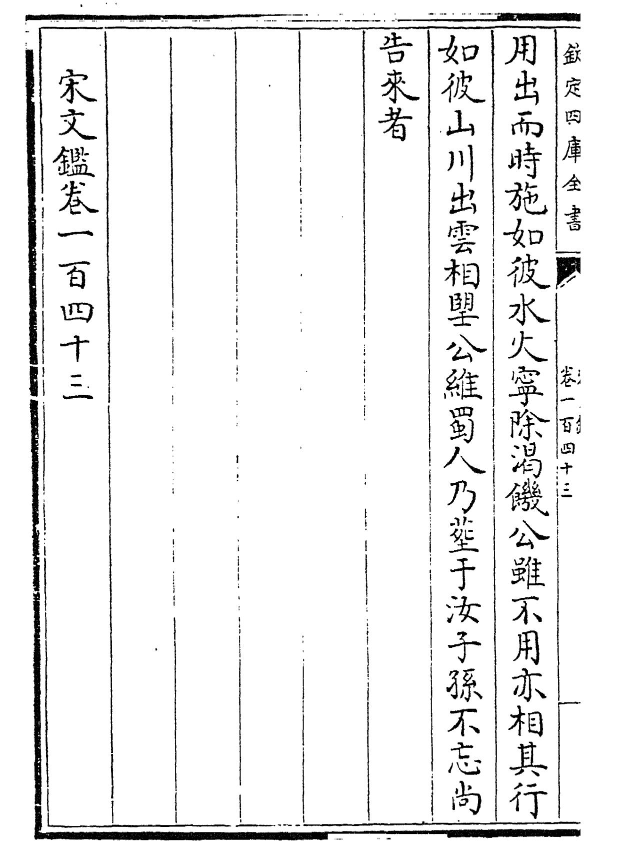
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

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時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皆不仕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葬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

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

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說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



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塋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三